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四十一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十七

代宗大曆十二年夏四月太常卿楊綰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

本傳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沉靖獨處一室左右

圖史發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又中制舉擢

右拾遺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久次者為

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俄遷

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縮望高疏薄之建言太李當得天下名儒汰

其選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

自擢為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

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戒坐中

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駟從甚盛即日

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

之本傳云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

下如風靡草揚縮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

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

率者乎○胡氏曰郭公黎尹崔中丞事類情

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

謂幹寬有仰德服化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

此揚縮獨以清儉一行已足以丕變侈靡之

俗若使成德之士而佐有道之君所謂立之

斯立道之斯和者豈虛語哉

動之斯和者豈虛語哉

揚綰等薦潮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以爲刑部尚書

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表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五月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

本傳云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攝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

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戒諸道觀察判官負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以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請使所如其故關使司無署攝聽上位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中下州差置又定諸州兵負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

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警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或至

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

簿尉俸祿倍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本傳

云又定府州官月專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

與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

載王緡當國偷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

至月千緡而山劍貧儉雖上州刺史止數十

緡及此始復

太平舊制

上方倚楊綰使革弊政會綰有疾秋七月薨

上悼惜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

奪我楊綰之速本傳云綰素痼疾居旬日浸

英梁許挾扶于時釐補即日詔贈司徒遣使

穿敝唯綰是持云云

者冊授欲及其未歛也太常謚文貞比部郎

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袞陰助之帝

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貞外司馬賜謚

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贖多

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欲干

以私聞其言必內媿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

者一見即詣其極

史臣贊曰楊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其論議

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愚按綰之為相實代

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以
寶應元年相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
進中書侍郎盜移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
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
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
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
亦銜志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
愛將為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智畧
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畧莫已若外委主
書卓英清等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
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
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
室宇奢廣為當時冠近郊作觀樹帳亦什需
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
娼異妓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
帝深戒之警然不悛客有賦鄙盧尋撞篇諷
其危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
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帝積怒大曆

紀之十七

四

十二年三月伏下帝御延英遣左金吾大將
軍兵湊收載及王縉下獄詔賜載自盡妻王
氏及三子皆賜死發其祖父冢斲棺棄尸王
氏悍驕矣皆諸子聚斂無涯藝及死行路無
嗟噫者籍其家鐘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
它物稱是載為相十六年坐貪縱專橫誅死
而繪以清儉繼之宜其事半而功倍也然同
日而命者常衮衮之為人豈縮匹哉史稱縮
長厚通可而衮苛細自賢帝內重縮而頗任
之衮以為恨及縮卒衮當國驕私崇然無所
不至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速
政事至衮乃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室賣
官之路然非文詞者皆擯不用世謂之韜伯
謂其韜韜無賢不肖之辨去使縮女與之韜
未少不為所傾議謚之事蓋可見矣代宗自
初即位政柄即付非人十有六年之間紀綱
大紊載誅縮相此非治之機也而任賢不專
復以衮參之縮亡而衮肆自是迄丁未年

死無復佳政皆失於考謹之故也然則與縮並相其誰宜曰顏真卿為最李泌次之崔祐甫亦其人可也而代宗不之用吁可歎哉

大曆十四年河南少尹崔祐甫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按是月代宗崩德宗即位上傳云

累遷起居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關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駁異祐甫不為下廣德中龍右節度使朱泚獻蒲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衮帥百官稱賀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猶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為且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將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常衮恚剛急為政苛細不合眾心時羣臣朝夕臨衮哭委頓從吏或扶之祐甫指以示眾曰臣哭君前

讀書記乙十七 一五

有扶禮乎衮聞益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衮以禮臣為君斬衮二年漢文帝權制猶三十六日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加之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朝野中外莫非天下九百執事執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衮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上以為太重閏月貶祐甫為河南少尹○胡公曰方喪三年短為二十七日矣崔祐甫猶以為多祐甫非不忠不孝者待紐於遺詔而又通吏人於百執事則過矣宰相而下自古未有以為吏人者此強辯也遺詔從薄臣子從厚不亦可乎迹其所以祐甫素惡常衮是故立異設若衮初為祐甫之說別祐甫拒之必如衮議蓋徒以虛氣加表而後可以行之當也使其所守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

矣而卒從衮議豈非理有難奪乎故商論不能降心屈意從善審是而紛然曉曉但欲求勝者此廷臣之通患惟克己君子斯不然矣○初肅宗之際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衮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曷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衮為欺罔大駭甲戌百官喪經序立於月華門有制賔衮為潮州刺史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悚祐甫至昭應而還既而羣臣喪服竟用交議

上時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

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得官者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衮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

未之識何以謂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司馬

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問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六月甲子以神策都知兵馬使王駕鶴者典

衛兵之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

讀書紀二十七

七

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

代者白志貞已入其軍中矣

按祐甫之去駕鶴得矣然禁衛

之寄當擇其人而乃付之志貞異時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涇卒之變上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遂有奉天之幸擇將非人其禍至此祐甫豈得而辭其責哉

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請上欲受

之恐其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

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

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

上悅從之正巳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

庶幾可望焉本傳曰若正巳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慙

議者疑其謀謨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

八月上方厲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

甫祐甫薦楊炎器業上素聞其名故自遷請

中用之

十二月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或休

假在第十大事令中使咨決

建中元年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

讀書記之十七

八

大事專以復恩讎為事六月祐甫薨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

聲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為相知上

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

御下上下失望愚按祐甫在德宗初號稱賢相然前失於用志貞後失於

薦楊炎其為相業之累大矣惜哉

肅宗至德元載九月以山人李泌為侍謀軍

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按是月上即位於靈武本傳七歲知為文開

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貞淑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對坐人皆屈

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者
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令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必咎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東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詵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徒斬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照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

相泌固辭白陛下待以賓客為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泌自入見靈武雖辨相位然所參者皆軍國大謀故為長史以後九建明事悉善不同例

建寧王倓上弟二子也長子廣性英果有才

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眾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

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而服之入謝上

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

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必先開視上有急切者及烽火

重封隔門通進跡則待明禁
門鑰契悉委散與泌掌之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閣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主俊泣於廡下聲聞于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俊上

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

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為用韋妃之故
內慙不憚萬一感情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
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
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
泌頸泣不已它夕上又謂泌曰良姊祖母昭
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
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
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
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讀書卷二十七 三

按天寶五載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
恐異日為已禍常有動搖東宮之意江淮祖
庸使韋堅又太子之妃兄也隴右節度使皇
甫惟明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
不平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休甫知之
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時堅罷使為刑部尚
書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
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
堅戚里不應與邊將押昵林甫因譖堅與惟
明結謀欲立太子堅惟明下獄不顯其罪下
制責堅干進不已與縉雲太守惟明離間
君臣取播川太守堅弟蘭芝為其兄訟罪且
引太子為言上益怒大子懼表請與兄離間
及泌所謂以素知太子孝謹故諱怒不
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

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阿史

那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迭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時張良姊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
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
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姊
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
為先倓不從

二載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
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
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
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

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
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
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
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
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
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聞書記給
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
狡險見張良姊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
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

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及李泌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倓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庶免於患倓曰先生去則倓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

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爲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

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
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
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二月上至鳳翔郭子儀自洛京引兵趨河東
分兵取馮翊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
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
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
絕西師憇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
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

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
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
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
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
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
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執
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
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
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

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况
異日香按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
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
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
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
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鄉日待臣如此臣
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
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
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

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
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
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
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
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
上曰渠嘗夜批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
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
且陛下昔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
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

執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九月廣平王俶入長安城留三日引大軍東出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上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

自馬薨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論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又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

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

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侯將發此議之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劔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

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救郡縣
為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代宗大曆三年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
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
時躡屨過之自給舍以上及方鎮除拜軍國
大事皆與之議上欲以泌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泌固辭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
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為宰相邪本傳

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
帝乃賜光福里弟強詔食肉為娶李暉昏

日抄北
軍供帳

記之七

二十

上與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
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
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
為讒人所害鄉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
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乙卯制追謚曰承天皇
帝葬順陵

五年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與其黨攻
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

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少遊所俟朕
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
江西判官且屬少遊善待之

十二年春三月元載誅明年十二月上召江
西判官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
年乃能除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不然幾不
見卿對曰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
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
應十全不可輕發

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以欲用李泌昔漢宣帝
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
使周知人間利病報政而用之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本傳云徙杭州

皆有風績

德宗興元元年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
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
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
上急詔徵之以為左監騎常侍日直西省以

候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瀾京
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
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
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
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不足為意
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
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
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
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

彙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
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李
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十七國
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
侵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
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一旦棄之以
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
寇如報私讎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

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
以爲然上遂不與冬十月李勉累表乞自貶
詔罷勉都統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如故
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
不應尚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
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奔妻子
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
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
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

中四年十一月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勉城
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希
烈陷大梁興元元年孔巢父議者又言韓滉
宣諭河中爲懷光左右所殺議者又言韓滉
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
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
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
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
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
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
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

其無他上曰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之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

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而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由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

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胡氏曰：人君左右豈可無通達謀慮之臣哉？韓滉受疑，謂有異志，若非李泌力為申辨，至于四五則主猜已成。滉無以自白，而五東之亂起矣。縱滉守節不貳，亦必暗鳴而死。亦多乎。

貞元元年正月，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草制，諫官亦上疏論。袁高復正衙論奏，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遂以杞為禮？」州別駕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表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相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

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
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
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不
得不煩卿一往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
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湏幾何人對
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
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
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
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

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
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
臣同辭借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
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
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
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
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猶豫遷延彼成
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
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

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
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
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
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
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泌與馬燧俱辭行
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
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
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以便且從事此一人
不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朝臣以

受詔不敢去泌寫宣以却之因疾驅而前抱
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
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
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
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
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實佐
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
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
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

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
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汝
餘生汝為我齋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
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
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
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
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
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
適戍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

讀書記二十七

六

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
初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上以其子瓘為監察
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
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本文曲折多今止攝其畧又李
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誠
惜瓘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
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
逐其君而可復立於朝乎縱彼顏厚無斬陛
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

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確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亦不足貴也及懷光死確

先殺其二弟乃自殺

本傳云懷光叛歲又懷光早議者欲赦懷光帝博

問羣臣沙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二年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

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

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

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

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

記二十七

十九

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

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

是始有以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

浸墮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

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

東戍卒多齎綿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

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

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

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桓尚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等議之

三年六月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視事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

刃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無
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
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
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
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也人臣苟蒙
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
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
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
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

記二十七

世

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
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
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
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
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
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
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

委延賞刑法委渾

按張延賞柳渾
是時同爲相

泌曰不可

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

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過兵過舍人則有

六部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

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

卿言是也范氏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

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

焉詔王廢置者宰相也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

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已無為而治蓋以

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

以為權在於已臣亦以為為政在於君國之治

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

志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

專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為賢相者必其得

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

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

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

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

矣

必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

戶口減於承平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

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

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

所以未為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

三分之一此可罷也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

傳加兩選授同類正真官如此則不惟不怨

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
上皆從之

乙卯詔先所減官並宜復故

按家傳云泌曰臣自陝州來見

累路選人携家赴任遇減負不知所適至有投水自縊者感傷和氣所不可也又曰陛下以戶口減耗省併州縣則可而官負不可減又曰曰減負勅云以軍功奏授者不在減限則是因軍功方任之理人諸黜陟考課之法廢矣因請罷天下額外官又請罷近年新加朝官冗員若常侍實客本四員今各至十員贊善本左右共十員今加三十員并王府官臣請諸王出閣並不復除則所得多於減官矣

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

志記乙十七

世三

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

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

相與鬻臂為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

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

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

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殆必有

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

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

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

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固請除昇它官勿令宿衛以遠嫌秋七月以昇為詹事部國肅宗之女也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厚歛繼以朱泚之亂率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

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法應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大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甸勘兩稅錢帛

使初河隴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

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為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繕市人皆喜

上復問泌以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

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
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
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柰何亟減戍卒
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
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
亦戍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
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
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緡
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四

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
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
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
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
沃而又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
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
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
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
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

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成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成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遺之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畝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

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成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貞元三年初郅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公主不謹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

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
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
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
乎上怒曰卿何得聞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為
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今
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
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
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
矣

本傳云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
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

之若上曰卿何不愛家族乎對曰臣為愛家族
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
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
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
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
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
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
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
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

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
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
叔實寃肅宗性急憚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
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
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
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
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
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
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

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委
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
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
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
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
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
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寃臣不勝慶幸願陛
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
陛下必釋然知太子必無它矣若果有其迹

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鞠其左右
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
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
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
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
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
表非有讒目射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
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
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

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由
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為累
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係太子必不
知謀婦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
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
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
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
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
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扣頭而

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

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范氏曰李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陷君於惡率此言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胡曰正術邪論兩各有宗以官內為家事自

君臣始唐燕人宗之李勣以是誤高宗林甫以是誤明皇夫天子之事孰有大於廢后廢子宰相曰此非所當預乃陛下家事也人主曰此固我家事豈外廷所宜預哉由是大臣徇主欲人主肆邪心而亂士起矣齊桓公葵丘之會令諸侯曰無以妾為妻無易樹子也故狄懷英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家事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位宰相不得不預乎而李長源宗述此意以啓德宗狄李二公為唐賢相皆得聖人之意者

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不私求財今請

讀書記之十七

四二

供官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凡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

緣誅剥上從之

按古者不私求財泌之論善矣然不知所謂百萬緡者果

何從出也取之常賦邪經用之餘安得若是其夥若賦外巧取而供之其害甚於貢獻也泌豈未之思邪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

杜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
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
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
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
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
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
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
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
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

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
而死朕豈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
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
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
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
受封賞又何怨耶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
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
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
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杜稷計而言若苟合

取容何以見肅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

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

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
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
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
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
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
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
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
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
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

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
故舊不宜相逢朕素然回紇今聞泌言香積
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爲何如對曰果
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怒上曰卿二人復不
與朕朕當柰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怒曷
來宰相乃可怒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
人有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灾
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
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况其贖益且

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自言此乃欲和吐
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爲怨
已久又聞吐蕃却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
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
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
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
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
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
無得攜中國人及南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

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
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
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
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
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
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沙所
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
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

胡氏曰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
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

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戒有終
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
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
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眾
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言者以受委於君非
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者如良平不待帷幄
為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累如英衛
不授鉞鉞制闡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
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亦
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
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
然者為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
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既以剪商受賞又以東
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戒國五十受賞
入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
考者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
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為也

志元乙十七

四

俾侯于東眾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
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
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

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
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
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
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
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
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疆自葱嶺盡西海地
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

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疋

按寶應元年以雍工造為天下兵馬元帥適德宗名也以兼中丞藥子昂魏瓘為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適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適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適不拜舞子昂對此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力爭大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以適年少未請事遣歸營略少華一夕死德宗所憾以此事也觀泌從容陳說訖回上意成和親之功豈不偉哉

妖僧李軌奴自言本皇族見獄瀆神命已為

書記二十七

只

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

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

於地曰晟族滅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推謗

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

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

必三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

緒遊瓌子也尋斬軌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

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

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故遊瓌又

出乙十七

四一九

取諸此耶非德宗自悟而罷之其為天下禍
可勝既邪泌之為人非以言利悅主意者直
由負恃其才有幹旋闔關之
妙遂至於此來者可不戒哉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為國家扞
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以
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不能深入上
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
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
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
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敕

志記十七

辛

志

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
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
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
儻不之惜則神亦不為榮矣上從之

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
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
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
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
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

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
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揚炎以童子視朕
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即怒
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
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
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
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
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范氏

卷之十七

五十一

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
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
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
正夫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
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立巖墻之
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
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
大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苦
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廬祀而致
可謂命也若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
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肖已之關
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
亦正乎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
亦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
短而護之揚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震

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
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
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
安矣及今明應幼駭可代宜徵為金吾將軍
萬一使它人得之則不可復削矣上從之以
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
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畏而悅按必於是
防惠明於知人者矣
此真宰相之業也

五年春二月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戶部

讀書記二十七

五三

侍郎班宏泌言宏雖清彊而性多疑滯乃薦
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鯁正可處門
下上皆以為不可參時為御史中丞兼戶部
侍郎晉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復薦二人庚
子以董晉為門下侍郎竇參為中書侍郎兼
度支轉運使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為尚書依
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為人剛果刻峭無學術
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
事為辭竇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

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
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
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
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
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
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
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魯鄉來紂及
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
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

讀書記之七五

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
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

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

按泌言深切而氣和順此入臣

事君之法也非平時所養者厚不能及此故德宗雖強懷亦為之屈服學者宜深體之

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
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
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
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

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

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

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

道也三月泌薨胡氏曰宰相莫大乎薦賢然

猶失之侯君集况餘人乎李邕侯知慮過人

而以實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乎

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

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

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

相賢否則是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

非課議固安

危之本也

泌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

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

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柳玭稱兩京

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云新傳

史臣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

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

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

所悟合皆付以政當是時泌於獻納不為少

傳云桑道茂城奉天

驗始尚時日括忌用進用必蓋以恠自置而為之助也繁

為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

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

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

浮侈不可信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

亦不可誣也愚按鄴侯之居相位僅越二年

天下安危不待秉鈞當軸然後為相也其謀

事也料成敗如龜卜其輕去也視爵位如敝

屣高風遠韻庶幾乎子房之流亞而史臣以

似忠似智目之是豈知侯者哉肅宗嘗欲相

之矣以建寧之事自引而去代宗又欲相之

矣以元載之忌託之外藩非二君不以宰相

器之也又言德宗晚好鬼神乃始用泌觀侯

在人王之前切廟規諷莫非正論曰君相不

當言命也曰國將興聽於人也豈溺於巫

鬼恠神者邪迹其本志蓋超然世俗之表非

有羨慕富貴之心迫於人主之知不得已而

當大任其謀謨計慮可謂偉矣然不免世俗

之譏者由其所學本雜於浮屠老子之間故

早慕神仙晚參禪悅未免獲臯於聖門以此

議之必有不得而辭者若曰以鬼道媚人主

懷古記乙七

五五

卷

